歷代道學統宗淵源問對

歷代道學統宗淵源問對卷之八

後學　臨川　恕軒　黎溫　編集
後學　臨川　徹軒　黎清　謄正

○四書

大學總論訂疑

問大學章句序者何也　對曰大學者古大學教人之成法[illegible]子誦而傳之者以為之經一章曾子作傳十章以釋其經之[illegible]乃成一書大本舊旨秦至朱子改其大以對小學而言也[illegible]句者朱子定大學之旨以其義之斷者分為一章辭之斷者分為一句而釋之序者猶端緒也所以序次大學著作之端緒及前後聖賢之傳受而冠其書首之首云

問何以謂之大學　對曰此大人之學也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故窮而在下者講明此學也

達而在上者推行此學也故謂之大學

問大學出於何時　對曰三代以前已有其教但無其書至孔子方有正經一章曾子作傳十章自始皇焚書以後經籍散鈌併中庸共二篇附在於禮記之中至宋二程實始尊信而表章之以配語孟而為四書

問四書一也皆朱子釋之語孟謂之集註而學庸謂之章句何也　對曰語孟之書朱子每章貼經既釋復採諸先儒之言而斷之故謂之集註至於學庸分章析句而釋之皆出於朱子之辭意故謂之章句惟別附諸先儒之說於後為之或問以資講明之

問學庸既称序而語孟又称之以序說何也

對曰學庸是朱子明其著作之由故謂之序語孟是朱子述聖賢出處始終行實之事會集古史先儒之言以備其說故謂之序說

問序首兩大學字亦有異乎　對曰上指此書而言下直泰指

學校而言蓋古人於學校之中而教之以此書也

問所以教人之法何也　對曰明德新民是大學教人之法明德爲脩己新民爲治人然教字又是一篇之骨子故朱子總而言之謂之教人之法乃括此書一篇之要而約言之也

問蓋自天降生民之說何也　對曰此朱子本於書之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之意而言得於天之理人人皆同也

問朱子四書釋仁曰心之德愛之理義曰心之制事之宜禮曰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皆兼體用獨智字未有明釋何也

對曰愚按雲峯胡氏番易沈氏取朱子之意以補之曰智則心之神明乃涵天理動靜之機具人事是非之鑑所以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

問與之性知其性盡其性復其性此四性字何所分也

對曰按黃氏洵饒云前二者是就本原上說盡其性是就聖人行上說復其性是就學者行上說又按魯齋王氏云前三性字是天命之大原後一性字是設教之大本兼此二說意義尤爲明備

問禮智之智賢智之智二者何所分也　對曰按東陽許氏云禮智之智性之名賢智之智質之稱盡其性是知之到行之極兼上知全兩字而言

問知全兩字何所說也　對曰知是體全是用按新安陳氏云知性之所有屬知全性之所有屬行知行二者該盡大學一書之意義已寓於此矣

問然其氣質之禀或不能齊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氣是那初禀底質是成形了底只是陰陽五行之氣滾在天地中精

者為人查滓者為物清英之中又清英者為聖為賢精英之
中有查滓者為愚為不肖此所以為氣質之禀或不能齊也
問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何也　對曰此言
人因氣質之昏濁而為物欲牽引故失其善者也
問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何也　對曰上句言聖人之生
知下句言聖人之安行而卓然拔乎其萃出於其天地之兩
間也
問何處見得是天命處　對曰按朱子云此也如何知得只是
從生得一箇恁地底人定是為億兆之君師便是天命之也
他既有許多氣魄才德決不但已必統御億兆之衆而人亦
自是歸他如三代以前聖人都是如此至孔子方不然雖不
為帝王然也閑他不得也做出許多事業以教天下後世是
亦天命之也

問五帝但言其二何也　對曰舉二以見其三

問繼天立極何謂也　對曰按朱子云天只生得許多人物與他許多道理然天却自做不得所以必得聖人為之修道立教以教化百姓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是繼天立極也

問古者教法禮樂射御書數不可闕一而舜獨命夔為典樂之官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就中樂之教尤親切夔教胄子只用樂大司徒之職也蓋樂主於和樂是教人從事於此求得此心常在這上面故為樂有節奏學他底急也不得慢也不得久之都換了他性情

問司徒之職典樂之官何所分也　對曰司徒之職是輔其本然之性典樂之官是節其氣質之性此兩句簡而約包盡古今之教法也

問舉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而不言庠序何也　對曰以及二字包庠序學校在其中矣

問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而不言卿大夫何也　對曰以下二字包卿大夫亦在其中矣

問洒掃應對進退言節禮樂射御書數言文何也　對曰前六者皆有品存故謂之節後六者皆有名物故謂之文節小而文大也

問何以謂之元子衆子也　對曰元子繼位之長子衆子封土建為諸侯也

問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何也　對曰按新安陳氏云凡民惟賢者得入大學不比小學則無貴賤賢愚皆得入也

問俊秀何謂也　對曰民之已升於學曰俊未升於學曰秀也

問窮理正心脩己治人於大學之教有所未切乎　對曰窮理

即致知格物正心即誠意修己即修身治人即齊家治國平天下由此推之孰有切於此哉

問次第節目之詳何謂也　對曰古者民生八歲入小學至十五歲而入大學故謂之次第矣如小學中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大學中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故謂之節目矣

問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何也　對曰按芭盧吳氏云聖人教人不是懸空立教皆本身所行之道本心所得之理以其所躬行者教民亦行之以其所心得者使民亦知之日用謂飲食起居彝倫謂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言所教惟在此不待求於外若記誦詞章求於外者也

問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何所分也　對曰按吳氏

程云無不學是說小學以來事其學者則專指大學而言

矣

問性分職分何謂也　對曰仁義禮智謂之性分父子君臣謂

之職分也

問固有當爲何謂也　對曰固有指天命而言當爲指人倫而

言也

問治隆於上俗美於下何也　對曰自夫以學校之設至不求

彝倫之外是治隆於上自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至各俛焉

以盡其力是俗美於下也

問及周之衰興自何時衰自何時　對曰興自文武衰自幽厲也

問賢聖之君不作而不言聖賢之君何也　對曰賢者是有德

也非以聖人之賢而言此指堯舜禹湯文武有德之聖君而

皆不作也

問敎化陵夷風俗頹敗何也　對曰按盧貫氏云賢聖之君不作是無以治其民也學校之政不脩是無以敎其民也敎化陵夷謂始之敎化之盛如山之高及其衰則爲陵陵則下於山矣又推卮之甚則陵者又平而爲地矣言後世之無敎化而風俗亦頹敗也

問時則有若孔子之聖當時即是夫子而又言若者何也

對曰若者似也而言有似堯舜禹湯文武之君惟孔子之聖人也

問夫子旣似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而又不得其位者何也

對曰先儒有言是夫子生當天地氣運之衰時不免窮而在下故不得其位且夫子傷嘆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可見矣

問支流餘裔者何也　對曰按番易齊氏云支流是如水之增出而非正流餘裔是如衣裾之末而非正襟又按東陽許氏

云支者木之末流若水之末餘者食之末裔者衣之末襟也

二說皆通但前比之以二後分之以四也

問序中兩句說盡大學一書不知在於何也　對曰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此兩句矣乃朱子見之明決之勇闡先儒之所未發也

問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這箇須先識得外面一箇規模如此大了而內做工夫以實之九人爲學便當以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及明明德於天下爲事不成只要獨善其身便了須是志於天下所謂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也所以大學第二句便說新民

問規模之大卽目之詳何謂也　對曰規模之大指三綱領而言節目之詳指八條目而言

問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説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何也　對曰按上蔡謝氏云諸子之學皆出於聖門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内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如子夏傳於田子方之後遂流而為莊周之徒且大學十章之傳皆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故稱曾氏之傳獨得其宗矣

問得其宗者何也　對曰按草廬黃氏云長子傳家者謂之宗子曾子傳道猶長子之傳家故曰得其宗也

問序於曾稱氏於孟稱子何也　對曰稱氏所包者廣則其門人之作為傳義者亦在其中矣稱子所指者專則但指其一人之沒而言也其餘所稱意皆有在豈非以立言之不一哉固不可以子尊於氏為例言也

問記誦詞章之習何也　對曰記誦口耳之學不得於心詞章

枝葉之文不得其本

問異端何以高而無實　對曰按朱子云吾儒便着讀書逐就事物上理會道理異端便都掃了只恁地空空寂寂[illegible]道事都了得若將些子事付之便都沒柰何

問權謀術數何也　對曰權變詐也謀陰計也如兵法縱橫之類術數乃小道讖緯之智數如天文圖譜九宮風角赤伏符占之類是也

問功名之說古有誰也　對曰如管仲商鞅之類

問百家衆技之流何也　對曰百家如九流諸家小說之類各自立意持論人人不同衆技如陰陽醫卜雜藝之類是矣

問大道之要至治之澤何所指也　對曰大道之要是大學書中所記載者如三綱領八條目之類至治之澤是自大學書中所流出者如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之類是也

問晦肓（目無瞳子也）否塞何也　對曰按東陽許氏云如月之晦如目之肓如氣之否如川之塞晦肓言不明是全無知否塞言不行是全無能也

問反覆沉痼何也　對曰按東陽許氏云反覆是展轉愈深而不可去之意沉者如物沒於水而不可浮痼者如病着於身而不可愈也此皆是異端百家扶起扶倒之說也

問五季而不言五代何也　對曰季者末也如手指數至第五致小之末指言其衰微之甚也

問先儒張氏師曾音壞為怪何也　對曰張氏音此一字最為精切凡物因傷敗者為怪自耗腐者為壞如大學之道本大中至正與天地同其悠久何嘗有壞但為異端權謀百家衆技之傷害故暫不明不行於世是則謂之壞也與學記曰壞亂而不修朱子盖取此意

問壞乱極矣者何也　對曰自異端百家充塞其仁義者而壞
乱矣至五季之衰其壞乱又甚矣故謂之極也
問治教休明者何也　對曰君之治復休美而師之教亦詳明也
問運泰氣盛乃生聖賢則自然之理故宋德隆盛周子出於濂
溪二程出於河洛得其時矣若夫運否氣衰當周末春秋戰
國之間而孔孟亦出於其時何也　對曰氣運盛而生賢哲
者固理之常氣運衰而亦生聖賢者乃理之變理變而不生
聖賢則斯道泯而無傳故氣運雖衰而天亦生聖賢使明乎
斯道而不絶其傳氣運既盛而天必生賢哲使行乎斯道而
大其傳也
問河南程氏兩夫子出不曰二而曰兩者何也　對曰兩者如
車之有兩輪並行不悖言明道伊川道學之同也凡兩字者
如人之並肩而出故中有兩人字朱子下字皆是有意字雖

俗而意則深也

問不言二字者何也　對曰二字者上下固有長短之不齊也

問程子之學出於周子而周子之學則得乎不傳之緒也今朱子大學序及孟子篇末集註則皆以程氏接乎孟氏而周子若無與焉豈能免學者之疑耶　對曰按張氏師曾云謂周子之書莫非明易而大學孟子之書則未嘗及之蓋朱子之意主於書而言之也此固然矣抑嘗考之周子通書每致意於孔顏之間而所以教程子者亦曰尋仲尼顏子之樂而已則其所志之高可知矣以此觀之則知周子之道繼乎孔顏之統而程子之學則接乎孟氏之傳無疑也豈以周程之學為有優劣而然哉

問表章者何也　對曰表而出之章而顯之按草廬吳氏云二程有功於大學者三表章之次簡編發歸趣也

問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自孟子後至程子千有餘年莫知此書在於禮記之中惟程子知之何也　對曰程子與聖人心同理一幽探默契故尊信當自為一書而始於戴記四十九篇之中拔出為大學又整頓其錯亂之簡編而發揮之但未成書耳

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何也　對曰孟子云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私竊也淑善也）此用其語朱子自謂聞程子之教於延平李先生諸公按東陽許氏云私淑者私善於人孟子不得為孔子之徒而私善於再傳之子思朱子不得為程子之徒而私善於三傳之李氏此私淑二字最切

問於上文既言程子表章次其簡編發其歸趣而大學教人之法粲然復明於世於此又言顧其為書猶頗放失何也

對曰顧二程之為此書猶尚畧有疎放缺失之次故朱子補

其傳文五章之闕畧而又爲之章句於前別爲或問於後由
是大學之教經傳之旨而益明矣
問當時程子而又未補何也　對曰朱子亦是取程子之意以
補之
問經傳皆言脩身齊家而朱子序言脩己治人何也　對曰朱
子下此四字包盡大學體用綱目蓋脩己即經傳中之誠意
正心脩身之謂也治人即經傳中之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謂
也不惟大學爲然而四書五經亦然所說雖殊未嘗不以脩
己治人之言蔽之耳
問序意始終所言者何事也　對曰按程氏復心云推本治教
學三事而已蓋君以此治之師以此教之王公庶人之子弟
於此而學之其聖學之脩廢王道之隆汚皆視此三者如何爾
問程子謂大學乃孔氏之遺書者何也　對曰按饒氏云人亡

書存故曰遺書如程氏遺書之類

問不曰孔子而曰孔氏者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正經辭約而理備言近而指遠非聖人不能及且無子曰二字可證故疑之而不敢質但言氏者統其祖考與子孫之通稱也

問初學入德之門何也　對曰入室自門始入德自大學始故爲初學入德之門也

問大學入德之門與論語學而章註乃入道之門何歟　對曰德者己所獨有之理道者人所共由之路如行吾孝而得其所以孝行吾弟而得其所以弟便是入德之門如爲子能知有孝爲弟能知有弟便是入道之門然必先入德而後入道名雖異而理則同也

問庶乎其不差矣何也　對曰程子此言謂學者由於大學則不失其先後緩急之序不溺於異端邪說之流此其所以爲

不差也矣

問大學言明德中庸言達德何也　對曰明德者人心本然之善也達德者衆人同得之理也

問大學言誠意中庸言誠身何也　對曰大學細論其節目之詳中庸統論其成功之失也

問大學之道者何也　對曰大人所學之道也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此學之所以爲大也

問此書不先言八條目而先言三綱領者何也　對曰脩身以上皆明德之事也平天下以上皆新民之事也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此三者乃大學之綱領也

問二者皆在止於至善何也　對曰明德之道在於脩己新民之道在於治人二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如君仁臣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朋友以信之類道至於此而無以復加於至

善而止也

問程子曰親當作新何也　對曰按仁山金氏云以傳文追改古文二字彷彿相類所以致誤

問明德新民之事業如何　對曰按吳氏季子云必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而後可以為明必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而後可以為明不然則末也必協和萬邦黎民於變而後可以為新必民日遷善而不自知而後可以為新不然則末也

問三綱領中以何為標準八條目內以何為緊要　對曰按臨汀曾氏云三綱領之中而以至善為之標準八條目之內而以誠意為之緊要也

問在字之釋何也　對曰在者當也見於章句以當又當貫當釋三在字工夫則有明新止三者

問明明之也何歟　對曰此釋上一明字謂開發磨礱之功下

文明字謂虛靈不昧之體也

問章句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何也　對曰虛靈不昧者心也釋明字具衆理應萬事者統性與情也釋德字虛則明存於中靈則明應於外惟虛故具衆理者德之全體未發也惟靈故應萬事者德之大用已發也未發則烱然不昧已發則品節不差所謂明德也按朱子云天之賦於人物者謂之命人與物受之者謂之性主於一身者謂之心有得於天而光明正大者謂之明德也

問明明德者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明德如寶珠常自光明但要時加拂拭若為物欲所蔽即是珠為泥涴然光明之性依舊自在緣為塵昏故不能照須是磨去塵垢然後珠復明也

問明德新民在我有以新之至民之明其明德却又在他

對曰按朱子云雖說是明己德新民德然其意自可參見

明德於天下自新以新其民可知

問明明德是自己事可以做到極好處若新民則在人如何得他到極好處　對曰按朱子云且教自家先明得盡然後漸民以仁摩民以義如孟子所謂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又從而振德之如此變化他自解到極好處

問至善不是明德外別有所謂善只就明德中到極處便是否　對曰按朱子云固是明德中也有至善新民中也有至善皆要到那極處至善只是以其極言不特是理會到極處亦要做到極處如為人君止於仁固是一箇仁然亦多般須是隨處看如這一事合當如此是仁那一事又合當如彼亦是仁若不理會只管執一便成一邊去安得謂之至善至善只是恰好處

問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后能靜上一句中獨言有下四句中皆

言能何也　對曰上一句定以理而言故曰有下四句靜安慮皆以身心志而言故曰能盡定靜安在事未至之前慮得在事已至之後也

問上節以三綱領並言此節只提出知止接至善者何也　對曰所當止者即明德新民之事故舉知止而明德新民在其中如中庸首以性道教並言下節繼之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而亦不言性教蓋性乃道之本原教乃道之大用故舉道字而性教亦在其中矣

問物與事何所分也　對曰按朱子云對言則事是事物是物獨言物則兼事在其中知止能得如耕而種而耘而斂是事有箇首尾如此明德是理會已之一物新民是理會天下之萬物以已之一物對天下之萬物便有内外本末知所先後自然近道不知先後便倒了如何能近

問旣能知所先後不曰此是大學之道而曰近道者何也　對曰按仁山金氏云道者人所當行之路知所先後是知之在序方是見得道理在面前而未行於道上所以只曰近道此道字與大學之道相應而此一箇先字起下文六箇先字一箇後字起下文七箇後字不特結上文兩節亦所以起下文兩節之意也

問本末終始先後者何也　對曰自格物至於平天下八者條目自本而末由始而終有先與後也自天下平而上泝於物格八者條目循末而端本即終而原始觀所先而知所後也

問經文終始而不曰始終者何也　對曰終應下文逆推之工夫始應下文順推之效驗故曰終始也

問章句或問所以釋明明德於天下者詳畧不同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章句所以訓釋經傳之義或問所以敷暢章句之

旨豈有二哉蓋章句明明德於天下之訓釋可謂至矣但恐讀者不深察矣

問不曰欲平天下先治其國而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何也

對曰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由此推之則治國是欲明明德於一國齊家是欲明明德於一家蓋以明德乃人己所同得明明德者明己之明德體也明明德於天下者新天下之民使之皆明其明德如此則天下無不平矣用也故曰明明德者是要見新民是明德中之事又見新民不過使人各明其德而已一言可以該大學之體用可見明明德又爲綱領中之綱領也

問物者理之所在人所必有而不能無者何者爲切歟　對曰

按朱子云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皆人所不能無者但學者須要窮格得盡事父母則當盡其孝處兄弟則當盡其友

如此之類須是要見得盡若有一毫不盡便是窮格不至也

問格物致知何謂也　對曰格物者知之始誠意者行之始此是大學一篇之樞紐按朱子云格物致知於物上窮得一分之理則我之知亦知得一分物理窮得愈多則我之知愈廣其實只是一理纔明彼即曉此又曰格物十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未通透却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通透最不可須窮盡到十分處又曰因其所已知推之至於無所不知也

問逆推之工夫何謂也　對曰謂既欲如此則必先如此故六箇先字是自末而本自終而始以遡其用力之端欲人知所先也

問八條目中分三關六鎖三節者何也　對曰致知爲夢與覺之關誠意爲善與惡之關又爲之人與鬼之關透得致知之

關過則覺透不過則夢透得誠意之關過則善而爲人透不
過則惡而爲鬼關者關門界限之意六鎖者謂格物致知爲
一鎖誠意爲二鎖正心脩身爲三鎖脩身齊家爲四鎖齊家
治國爲五鎖治國平天下爲六鎖鎖者鎖鑰交結之意三節
者謂格物致知是窮此理於心爲第一節誠意正心脩身是
體此理於身爲第二節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推此理於人爲
第三節節者品節連續之意也
問綱領條目中別三要三體者何也　對曰格物爲致知之要
誠意正心爲脩身之要明德爲新民之要要者緊要約束之
意三體者謂至善爲明德新民之體格物爲致知之體脩身
爲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體體者本體根原之意也
問順推之效驗何謂也　對曰謂所行此效則必有此驗故七
箇后字是自始而終自本而末以推其效驗之序欲人知所

后也

問此節七后字與上文第二節五后字第三節知所先後之後字文體不同何也　對曰后即如君后之后也其義實而活有主宰之意後者即先後之後也其義虛而死無主宰之意蓋知止定靜安慮得與夫格致誠正皆本於工夫方得之而工夫又本於主宰方能之蓋如天下已平則本於君后為之主宰方有致治之工夫矣

問物未格時意亦當誠否　對曰按朱子云固然豈可說物未格意便不用誠但知未至時雖欲誠意其道無由如人夜行雖知路從此去但黑暗行不得所以要致知知至則道理明白坦然行之今人知未至者也知道善當好惡當惡然臨事而不能如此者只是實未曾見得若實見得則行處無差矣

問物格知至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格物時方是區處理會

得知至時却已自有箇主宰會其分別取舍初間或只見得
表不見得裏只見得粗不見得精到知至時方知得到能知
得到方會意誠可者必為不可者決不肯為到心正則胷中
無些子私蔽洞然光明正大截然有主宰而不亂此身便修
家便齊國便治而天下平矣

問知至意誠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此是凡聖界分未過此關
雖有小善猶是黑中之白已過此關雖有小過亦是白中之
黑又云到正心時節已好了只是就裏面又有許多偏如水
已淘去十分伶俐清了又怕於清裏面有波濤動盪處

問齊家治國平天下皆以修身為本者證之於何書也　對曰
易經有言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者是齊
家以修身為本也孟子有言君仁莫不仁君正莫不正一正
君而國定者是治國以修身為本也又言君子之守修其身

而天下平及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與夫中庸有言
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平者是平天下以脩身為本也
問有家有國有天下不能脩身而失其本者亦證之於何書也
對曰孟子有言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
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此為父子而失其齊家之本也大
學傳書有言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者此為諸侯而失其治國
之本也又言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者此為天子而失
其平天下之本也
問八者條目而總結以脩身為本者何也　對曰正心以上皆
所謂脩己之道齊家以下皆所謂治人之道本立於此故繼
於彼故曰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問經之結文上曰本末而不及終始先後者何也　對曰先言
本末終始先後總八者而言之只言本末相對舉身與家而言

括七者在其中矣

問一者是一切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顏師古註訓權得極好猶以刀切物取其齊整也

問齊家以下則舉此而錯之耳何也　對曰按魯齋王氏云此句包盡經傳之意蓋脩身一字關前後最為謹家

問前於家言齊此於家言學者何也　對曰前以身對家而言故曰齊正倫理也此以家對國而言故曰學篤恩義也如書所謂惇敘九族敘即齊之意惇即學之意也

問經一章何以知其為曾子述孔子之言也　對曰按會齋王氏云明德二字始於堯典新民二字本於康誥止之一字本於大禹謨善之一字本於咸有一德聖賢之言蓋有所受非苟言也

問朱子以經為孔子之言而又何所疑以傳為曾子之意而有

何所證歟　對曰正經辭約而理備言近而指遠綱舉而目張如首三句是一書之綱領其下八者之條目自本而達末沿流而泝源意脉貫通整齊不亂非聖人而不能及也然以其無他左驗且經文中又無子曰二字而第四節又有古之之字意其或出於古昔先民之言故疑之而不敢質至於傳文釋誠意章內有曾子曰字而又多與中庸孟子者合則知其成於曾氏門人之手而子思以授孟子無疑也

問中庸孟子而與大學之合者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中庸之所謂明善即大學格物致知之功所謂誠身即大學誠意正心脩身之效也孟子之所謂盡心知性者即大學物格知至也所謂存心養性脩身者即大學誠意正心脩身也其他如愼獨之云不慊之說義利之分恒言之序亦無不脗合焉者故程子以爲孔氏之遺書學者之先務而論孟猶處其次焉

亦可見矣

問舊本頗有錯簡者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如傳之首章以下至三章之半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三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四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五章六章舊本誤在經文之下是也

問傳文雜引經傳者何也　對曰經者聖人之言如四引康誥一引大甲帝典盤銘泰誓一引子曰十二引詩者皆經也傳者賢人之言如六章引曾子曰八章引諺有之曰十章引楚書舅犯孟獻子曰者皆傳也

問大學朱子言血脉中庸朱子言脉絡者何也　對曰大學乃初學入得之門淺近而易見故曰血脉中庸乃聖賢傳授心法之妙深奧而難知故曰脉絡此其所以不同也

問朱子所謂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深淺始終至爲精密果何自

而見之耶　對曰按臨汀曾氏云文理接續言其所引之文
雖異而理實相接續血脈貫通言一章之內或有數節而意
實相貫通如人之一身有手足四肢而血脈相貫通也故以
血脈譬之如首章先曰克明德次曰顧諟天之明命終曰克
明峻德是文理接續之謂也又如先曰明德次曰明命終曰
峻德是血脈貫通之謂也又如先曰克明德是泛言明德而
已其用工固淺次曰明命以見天人同此一理其用工比上
爲深矣終曰峻德乃成德之事其用工比上爲尤深矣若夫
始終者以首尾相因論之如先曰克明德乃明德本始之事
也終曰克明峻德乃明德極終之事也以此首章之類推之
而至於十章傳文之終悉已見知之矣

問周書康誥本文云克明德愼罰此只取上三字何也　對曰
下文引太甲顧諟天之明命亦去先王二字皆引經之活法

也
問克字訓能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此克字雖訓能字然比能字更有力見人皆有是明德而不能明惟文王能明之克是真箇會底意若只作能明德語意便都弱了凡字有文義善般而声響類異如云克宅心克明德之類可見矣
問顧諟常目在之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古註語極好如一物在此惟恐人偷去兩眼常常看在前相似又曰只是見得道理長在目前不被事物遮障了不成是有一物可見其形象
問上下文俱說明德中間却說明命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天之所以與我便是明命我之所得以爲性者便是明德皆以明言是這箇物事本是光明我自昏蔽了他
問是三者固皆自明之事也然其言之亦有序乎　對曰按朱子云康誥通言明德而已太甲則明天之未始不爲人而人

之未始不為天也帝典則專言成德之事而極其大焉其言之淺深亦略有序矣按雙峯饒氏云引三書者先後不紊條理最具辭簡而以成德終後以為後凡引詩書皆當以此例之問天之未始不為人之未始不為天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只是言人性本無不善而其日用之間莫不合有當然之則所謂天理也人若每事做得是則便合天理天人本一理若理會得此意則天何嘗大人何嘗小也又曰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於天也既生此人則天又在人矣凡語言動作視聽皆天也顧者是要人看得天理光明燦爛常照在目前矣

問三引書言明德明命峻德之不同者何也　對曰名雖不同而理則一克明德以此德本體之明言是平說教人以發其明明德之端顧諟天之明命以此德稟賦之初言乃明明德之本原是教人知明明德之方學者全當法此而用功克明

峻德以此德全體之大言乃明明德之極功是教人成其明明德以至於大然德之全體本無限量如帝堯之克明峻德即文王之克明德文王之克明德即帝堯之克明峻德其全體大用皆原乎天之明命中而來也故總而言之皆為自明之事所以起下章盤銘自新之意朱子謂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於此可見矣

問帝堯之克明峻德文王之克明德者何所據乎　對曰按書經堯典篇云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者是帝堯之克明峻德也大學傳文引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與夫止於仁止於敬止於孝止於慈止於信者是文王之克明德也

問傳之首章而不曰一章者何也　對曰首者頭也如人有頭而為一身之首所以總統乎手足百骸而大學以明德為首

所以總統乎條目萬端若夫一者雖為數之始而無總統之
意耳

問一章而下以至三章之半鄭至元在沒世不忘之下而程子
乃以次於此謂知之至也之文朱子獨何以知其不然而遂
以為傳之首章也　對曰按朱子云以經統傳以傳附經則
其次第可知而二說之不然審矣

問盤銘見於何書　對曰按朱子云只見於大學緊要在一苟
字首句是為學入頭處誠能日新則下兩句工夫方能接續
做將去今學者却不去苟字上着[illegible]

問苟字訓誠何也　對曰按論語苟志於仁朱子亦訓為誠猶
今人言果能真能之類按雲峯胡氏云盤銘三句苟字是志
意誠確於其始又字是工夫接續於其終也

問成湯乃齊聖廣淵之君而亦以日新新之功歟　對曰按朱子

云古之聖賢其兢兢業業固無時而不戒謹恐懼然猶恐其有所怠忽而或忘之是以於其常用之器各因其事而刻銘以致戒焉欲其常接乎目每警乎心而不至於忽忘也

問大學體用不相離者何也　對曰按新安陳氏云明明德為體新民為用如經文第四節以明明德於天下為言是移己德之明字以明民之德由體而達於用同一明也又如此章以日新又新為言是移新民之新字以新己之德因用而原其體同一新也此體用之元不相離可見矣

問盤銘曰新本明德之事而屬之以新民之首何也　對曰此言所以新民者以由我之自新也故章句於無所不用其極言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問此言新民其引此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此自其本而言之蓋以是為自新之至而為新民之端也

問周書有孔氏小序以康誥為成王周公之書而朱子以為武王之言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此五峯胡氏之說也蓋嘗因而考之其曰朕弟寡兄云者皆為武王之自言乃得事理之實而其他證亦多小序之言不足深信於此可見非成王周公之書矣

問鼓之舞之之謂作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如擊鼓然自然能使人跳舞踊躍上之人之於民時時提撕警覺之則下之觀瞻感化各自有以興起同然之善心而不能自已耳按易繫辭云鼓之舞之以盡神故朱子摘此四字以釋作字而謂振起之即孟子稱堯勞來匡直輔翼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之意矣按雲峯胡氏云前言顧諟是時時提撕警覺其在於我此所謂作是時時提撕警覺其在於民也

問其命維新與首章明命如何　對曰按雙峯饒氏云明命據

初頭稟受於天而以理言命新是末稍稟受惟天而以位言要知只是一箇天下無性外之物也

問此章引詩而言曰下章引詩而言云者何也　對曰曰者是直言以正釋之其意嚴而厲云者是借言以譬喻之其意緩而寬也

問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而傳獨以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以結新民而不及明德何也　對曰所引湯之盤銘即明明德之事所引書與詩即新民之事所謂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言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是兼明德新民而言之則亦兼明德新民而結之矣又安知此句不通前章而結之乎按雲峯胡氏云上章釋明明德故此章之首曰日新又新所以承上章之意下章釋止於至善故此章之末曰無所不用其極又所以開下章之端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此亦可見矣

問經文言止於至善此言無所不用其極何也　對曰二義互相發明極字即下章止於至善之意蓋止則不紛紛擾擾參用則非槁木死灰矣

問此章所引亦有序乎　對曰按北溪陳氏云盤銘言新民之本康誥言新民之事文王詩言新民成效之極也

問三章首引玄鳥之詩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此以民之止於邦畿而明物之各有所當止之處也

問引緜蠻之詩而系以孔子之言孔子何以有是言也　對曰按朱子云此夫子說詩之辭也蓋曰鳥於其欲止之時猶知其當止之處豈可以人為萬物之靈而反不如鳥之能知所止而止之乎其所以發明人當知止之之義亦深切矣

問人道之大倫有五此章止言君臣父子朋友而不及夫婦長幼何也　對曰此雖人倫之大目而舉其三欲人就此而

推廣之耳故章句言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究其蘊者是就此三者窮究其蘊奧盡其餘者是就此三者而推廣如夫婦止於有別長幼止於有序皆自此三者而充之

問爲人子止於孝乃先父而先子何也　對曰按黄氏洵饒云父雖不慈而子不可以不孝故先言子也

問穆穆朱子釋之以深遠之意何也　對曰言文王之德容深遠而無淺露迫切之意也

問緝繼續也熙光明也何謂也　對曰緝者言其德之緝如絲之緒愈續而愈長此敬之無窮已也熙者言其德之明如火之光愈熾而愈烈此敬之無間斷也

問朱子既於詩傳釋敬止之止爲語助之辭而於此書又釋之以爲所止之義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古人引詩斷[illegible]

類辭之章或姑借其辭以明已意未必皆取本文之義也

問止者莫是專以於君臣父子國人夫婦長幼之止而已乎　對曰不然天下之理散見於萬事者莫不各有所止如坐如尸坐時止也立如齊立時止也又如視思明聽思聰是耳目之所止也色思溫貌思恭是容貌之所止也推類莫不皆然傳文特舉其大者以例其餘耳

問文王五止之事亦有所證乎　對曰觀書有云惠鮮鰥寡懷保小民孟子有云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而無凍餒之老與夫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此文王為人君止於仁者可見之矣觀論語有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文王為人臣止於敬者可見之矣觀禮記有云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與夫問安視善否類此文王為人子止於孝者可見之矣觀詩有云施于子孫

克昌厥後此文王為人父止於慈可見之矣觀詩有云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與夫虞芮質成江漢化行此文王與國人交止於信可見之矣

問詩之敬止之止與五止之止有以異乎　對曰敬止之止是萬事之體統五止之止是一事之各具也

問菉竹詩作綠竹而不同者何也　對曰按十一經問對記云綠竹者綠色之竹也菉竹者竹葉之草也猶花而名曰石竹其草葉如竹蓋此草生於淇澳之傍土人號為菉竹莖葉以竹而有青綠之色故詩作綠字音相類而致誤之據此草其性澀礪可以洗魷笏利於刃錯而有切磋琢磨之功故曰如其名義以此取之

問然此則興下文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不亦遠乎

對曰以綠竹為竹則遠以菉竹為草此詩人之本旨也何遠

之有

問綠竹之爲物在處有之而獨取淇園之竹者何也　對曰是以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特異於他處而言之耳

問有斐君子者何也　對曰詩人以興美衛武公之君子其文章斐然如綠竹之利於刃䑸有骨角之切磋玉石之琢磨以成器而文采呈露也

問瑟僩赫喧者何也　對曰瑟者嚴厲縝密而不粗疎僩者剛武疆毅而不怠惰赫者光明之宣著也喧者功業之盛大也

問恂慄謂之戰懼何也　對曰戰懼之意嚴於中也

問威謂之可畏儀謂之可象何也　對曰按西山真氏云威者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非徒事嚴猛而已儀者動容周旋中禮非徒事容飾而已按左傳云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章句本此

問切磋琢磨是學者事而盛德至善乃指聖人言之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後面說得來大非聖人不能此是連上文文王於緝熙敬止說然聖人也不是揷手掉臂做到那處其初也須自切磋琢磨中學來始得如孔子所謂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此有甚緊要聖人却憂者何故惟其憂之所以為聖人所謂生而知之者便只是知得此而已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問切磋是始條理琢磨是終條理莫是終條理較密否　對曰按朱子云始終條理都要精密講貫而益講貫脩飾而益脩飾

按黃氏洵饒云始條理者知之事也終條理者行之事也

問琢磨後更有瑟僩赫喧何故為終條理之事乎　對曰按朱子云那不是做工夫處只是成就後氣象自如此

問於戲本歎詞而他有曰嗚呼者何也　對曰此詩之於戲乃

歎詠之辭而他有曰嗚呼者似各有吉凶美惡之殊也
問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者何也 對
曰按仁山金氏云賢其賢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崇其德也
親其親者敬其所尊愛其所親象其賢也樂其樂者風淸俗
美上安下順樂其遺化也利其利者分井受廛安居樂業沐
其餘澤也
問沒世不忘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如堯舜文武之德萬世尊
仰之豈不是賢其賢乎如周后稷之德子孫宗之以爲先祖
之所自出豈不是親其親乎
問此與上文如何 對曰按玉溪盧氏云此兩節相爲表裏上
節即此節之本原此節卽上節之效驗然則新民之至善豈
在明明德止至善之外哉
問明德新民兩章釋得甚畧此章所釋節目旣詳工夫又備何

也　對曰按雙峯饒氏云經首三句工夫重在止於至善之一句故節目釋之甚詳工夫亦備矣

問節目工夫何謂也　對曰節目謂仁敬孝慈工夫謂學與自脩也

問第三章句咏歎淫泆何謂也　對曰按禮經樂記篇云咏歎之淫泆之章句本此按吳氏程云泆當作液俗本誤作泆謂浸漬其脉理涵濡其津液按雙峯饒氏云咏歎言其詞淫泆言其義淫泆者意味溢乎言詞之外也

問淇澳烈文二節鄭本元在誠意章後而程子置之卒章之中朱子獨何以知其不然而屬(音燭附也)之於此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二家所繫不屬(音燭連也)故有不得而從者且以所謂道盛德至善沒世不忘者推之則知其當屬乎此也

問此章九五引詩亦有序乎　對曰按玉溪盧氏云第一節言

物各有所當止之處第二節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以知止之事而言也第三節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以得其所止之事而言也第四節言明明德之止於至善乃至善之體所以立第五節言新民之止於至善乃至善之用所以行也按雲峯胡氏云此章釋明德新民之止於至善兼釋知止能得又兼釋八者條目其中學是致知格物之事自脩是誠意正心脩身之事親其親以至利其利是化及於家國天下矣

問傳之四章釋經中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之義而結語但言知本而不論夫終始者何也　對曰言本則末亦在其中曰始曰先者即本之謂也凡事有本為之始而先必當有末為之終而後按朱子云古人釋經取其大畧未必得如是之屑屑也且此章之下有闕文焉又安知其非本有而并失之也耶

問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古有誰歟　對曰如虞芮之君爭田不敢覆文王之庭是文王之德大畏民志自然無訟又如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皋將為成宰而遂為衰子皋何曾聽訟數然只是其德自有感動人處耳蓋古之聖賢自然以薰陶漸染大畏服民志故自然無訟之可聽也

問此章之釋本末又何所分也　對曰汝黃氏洵饒云聽訟吾猶人理末也必也使無訟乎治本也不得盡其辭明德之本也大畏民志新民之末也統言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即唐虞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之意也

問此謂知本程子何以知其為衍文歟　對曰於上文已將此句為結語而程子以其重出而他無所繫故以為衍文也

問此謂知之至也朱子何以知其此句之上別有闕文又何以知為此特其結語耳歟　對曰以傳之諸章文體之例推之

則知其有闕文也以傳之諸章句法之例推之則知其為結語也

問朱子取程子之意以補此章之闕何不效其文體歟　對曰朱子亦嘗自言欲效而為之竟不能成孟子所謂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詎不信乎

問格物致知何謂也　對曰按朱子云格至也致盡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之所謂格物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而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格物之致知也

問格物者必物物而格之邪將止格一物而萬理皆通耶　對曰按朱子云一物格而萬理皆通雖顏子之穎悟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積習既久然後脫然有貫通處耳

問有一物必有一理何謂也　對曰按朱子云若無事親事君底事何處得忠孝此便是有一物必有一理也

問九格物將知其事理而止歟抑須盡其精歟　對曰按朱子云格物十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未通透却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通透最不可須窮盡到十分處而止

問或問中載程子之說如何　對曰按魯齋王氏云只是格物致知兩端程子爲學者如此緊切剔出許多病痛撥出許多藥方左旋右擁前引後挽不數有些走作或自裏推出外來或自外收向裏去或儕其陋或約其泛或慮其敏或儕其鈍可謂至矣

問程門之說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程子之說更不可易其當初於呂謝楊尹之說段段録出句句比對逐字秤定過方見程子說攧撲不破諸說一挨着便成粉碎諸說皆失了程子

本意此正是入門關於此既差他可知矣又曰程子諸門人説得
都差不曾精曉程子之説亦緣當時諸公所聞於程子者語
意不全所以多差後來集諸家語録湊起般説此段工夫方
是渾全然則當時親炙未為全幸生先生之後未為不幸也
問此章為夢覺關何謂也　對曰物未格而知未致則是夢物
既格而知既致則是覺此學者之所當先務也按黃氏洵饒
云此一章明善之要章立致知誠意兩章一以示明善之要
一以示誠身之本文理若不接續血脉則相為貫通也
問誠意與中庸孟子所言誠身如何　對曰誠身便貫了誠意
正心脩身在其中而此專言誠意者所以實為正心脩身之
要也觀章末言德潤身心廣體胖可見之矣
問兩慎獨何所分也　對曰前慎獨是欲其自慊後慎獨是絶
其自欺也

問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何也　對曰前章云如琢如磨者自脩也蓋誠意正心脩身皆自脩之事而誠意居其始故曰自脩之首矣

問經文條目有八只作六傳何也　對曰按雲峯胡氏云格物致知二者實是一事故統作一傳自正心以下五者工夫次第相承故統作四傳惟誠意獨作一傳然誠意乃自脩之首已兼正心脩身而言矣

問自欺何謂也　對曰按朱子云自欺是箇半知半不知底人知道善我所當為却又不十分去為知道惡不可為却又自家舍他不得這便是自欺譬如一塊物外面是銀裏面是鐵便是自欺須表裏如一不瞞於心方是不自欺也

問知至了如何到誠意又說毋自欺歟　對曰按朱子云到這裏方可着實下工夫不是知至了下面許多一齊都掃去下

面節節有工夫在

問毋自欺還是須從戒謹恐懼上做起抑戒謹恐懼即是毋自欺之境界歟　對曰按潛室陳氏云戒謹恐懼與謹獨是兩項地頭戒謹恐懼是自家不睹不聞之時存誠養性氣象如此謹獨是衆人不睹不聞之際存誠工夫如此中庸兼已發未發說故動息皆有養大學只就誠意之所發說故只防他罅漏處

問愼獨何謂也　對曰按朱子云如與衆人對坐自家心中偶發一念或正或不正此便是愼其獨也

問此章之小人與三章樂利之小人末章務財用之小人及序中而不蒙至治之小人亦有異乎　對曰樂利與序中之小人同乃在下之小人也闕君與務財用之小人同乃不善之小人也

問厭然章句釋之以為消沮閉藏之貌何謂也　對曰厭鄭氏讀爲黶按雙峯饒氏云黶字有黑暗遮閉之意按新安陳氏云消沮閉藏四字形容小人見君子而有羞愧遮障之情狀也

問小人閒居為不善是誠心為不善歟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是為善之不誠歟　對曰然按朱子云為惡為隱微之中而詐善於顯明之地將虛假之善蓋真實之惡自欺以欺人也然人豈可欺哉

問厭然與心廣體胖為對乎　對曰然按雙峯饒氏云厭然是小人為惡顯然之驗處心廣體胖是君子為善顯然之驗處也

問前章未分君子小人此章分別君子小人甚嚴何也　對曰先儒以此章為善惡關又為人鬼關蓋謂能慎獨而自慊則

其意誠而為善爲人不能愼獨而自欺則其意不誠而為惡
爲鬼若過得此關方是君子過不得此關猶是小人學者於
此可不實用其力乎此章之君子即末章君子有大道同此
章之小人即末章長國家而務財用之小人同意有不誠已
害自家心術他日用爲天下國家之害也必矣
問十章之傳皆曾子之意而此章特揭曾子曰者何也　對曰
惟此章居於十章之中故發例於此以見諸章之傳凡雜引
經傳而釋之者無非曾子之言也
問章句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何
也　對曰按朱子云此是承上文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之
意不可說人不知人曉然共知如此人雖不知而我已自知
自是甚可惶恐了其與十目十手所視所指何以異哉
問中庸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亦本諸此乎　對曰然上文

獨字便是隱微此所謂十目十手即是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也按玉溪盧氏云實理無隱顯之間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即十目十手共視共指之地故為善於獨者不求人知而人自知之為不善於獨者惟恐人知而人必知之其可畏之甚如此曾子所以戰兢臨履直至啓手足而後已者此也學者可不嚴畏乎

問心廣體胖何謂也　對曰按朱子云富潤屋以下是說意誠之驗如此心本是箇闊大底物事只因愧怍便卑狹被他隔礙了所以體不能得安舒故心無愧怍是無物欲之蔽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也

問孟子說浩然之氣正與此章意合乎　對曰然按雲峯胡氏云不自歉即自反而縮自歉即自反而不縮慊然即是氣餒心廣體胖即是浩然之氣也

問此章傳文亦有序乎　對曰第一節言誠意之正義第二節言誠意之反義第三節言惡之誠於中而形於外第四節言善之誠於中而形於外也

問此章誠意工夫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許多病痛都在誠意章一齊說了下面有些小病痛亦輕可此章最緊切若透過此一關此去工夫便易了由是而之便駸駸進於善而不決不至下隳於惡矣

問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何也　對曰按玉溪盧氏云由致知方能誠意此序之不可亂既致知又不可以不誠意此功之不可闕誠意至平天下序皆不可亂功皆不可闕序不可亂則不可躐等而進功不可闕則不可半途而廢矣

問忿懥何謂也　對曰按雙峯饒氏云忿者怒之甚懥者怒之留也

問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心不得其正是要無此數者心乃
正乎　對曰按程子云非是謂無只是不以此動其心學者
未到不動處須是執持其志
問忿懥好樂是自己事可勉強而不爲憂患恐懼是自外來而
不由自家乎　對曰按朱子云便是自外來須要我有道理
處之事來亦合當憂懼但只管累其本心亦濟甚事如文王
囚於羑里孔子畏於匡死生在前聖人元不動心處之恬然
問大學不要先恐懼中庸却要恐懼何也　對曰按西山真氏
云中庸只是未形之時常常持敬令心不昏昧而已大學之
恐懼却是俗語恐怖之類自與中庸有異也
問不言目視耳聽口食何也　對曰心者一身之主宰心不在
焉是一身之主宰不存若主宰不存則耳目口鼻皆無[illegible]
故不必言之且此章之病則又在於有所之來矣

問心之一字本於何書也　對曰按勿軒熊氏云心之一字始見於虞書人心道心便是善惡關頭惟精者致知也察於人心道心之間而明於擇善也惟一者誠意也專以道心為主而誠於為善也允執厥中則無不正矣此堯舜禹授受之心也與夫湯之制心文王之小心武王之宅心孔子之心不踰矩顔淵之心不違仁孟子之存其心不動心皆此心也有所好樂心偏於喜也有所忿懥心偏於怒也有所憂患恐懼心偏於憂懼也

問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只是說知覺之心却不及義理之心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才知覺義理便在此才昏便不見了

問經傳言正心亦有異乎　對曰按朱氏公遷云經言正心是兼體用而言傳言所以正心之道是專以用言蓋制於外所以養其內也

問意誠則心正乎　對曰按朱子云不然這幾句連了又斷斷
了又連雖若不相連綴中間又字相貫譬如一竿竹雖只是
一竿然其間又有許多節若意未誠則全體是私意更理會
甚正心然意雖誠了則又不可不正其心

問意誠則心之所發已無不實又何假於正心之功乎　對曰
按雲峯胡氏云意欲實而心本虛實其意則好惡不偏於方
發之初虛其心則喜怒不留於已發之後也

問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一章終未見其身與物接意思何也
對曰按潛室陳氏云接此五種人便有此五種辟豈不是身
與物接乎

問敖惰何謂也　對曰敖惰是禮貌不嘉之謂按北溪陳氏云
敖者只是簡於爲禮惰者只是懶於爲禮有一等人上非可愛次
非可敬只是平平底人接之自是於人簡慢

問敖惰恐非好事乎　對曰按朱子云比如明鏡之懸妍醜隨其來而應之不成醜者至前亦喚做妍者又敖惰是輕賤惡是重既賤惡得如何卻不得敖惰恐傳者猶戒其辟則須敎點不可有過當處

問敖惰賤惡皆凶德也若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孟子不答為齊王留行者隱几而卧何聖賢亦有敖惰之凶德乎　對曰是因其人有以自取而非聖賢故有敖惰之之意亦豈可而遽謂之凶德哉

問親愛哀矜之偏何謂也　對曰按朱子云如父子主於親愛然父有不義而子不知爭子有不肖而父不知教這便是親愛之偏處如有大奸之人方欲懲之被他哀鳴懇告又卻寬之這便是哀矜之偏處

問此與上文忿懥如何　對曰上文忿懥之類是心與物接時

事此章親愛之類是身與物接時事矣

問人莫知其子之惡者何也　對曰此愛心蔽之偏也

問莫知其苗之碩者何也　對曰此貪心害之偏也

問上文親愛五者之偏並言而此節特專言溺愛之偏者何也

對曰人情之所易偏者惟愛之爲尤甚克之最難故專言愛之偏也況閨門之內義不勝恩情愛比昵之私尤所難克身所以不脩家所以不齊者其深病皆在於此按雲峯胡氏云心與物接惟怒最易發而難制所以前章以忿懥先之身與事接惟愛最易偏故此章以親愛先之

問上文之其親愛等而辟者是言身之不脩歟莫知其子之惡是言家之不齊歟　對曰然按雙峯饒氏云惟其溺於一偏故好不知其惡惡不知其美惟其身不脩故家不齊當看兩故字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凡爲人者而言莫知其子之惡

姑舉家之一端而言也
問此章釋脩身齊家如親愛五者專指接物待人而言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此皆脩身以後之事非脩身之工夫大學說
向接物待人上去又與只說心處不同要之根本之理則一
但一節說闊一節去蓋接物待人既有所偏即身不修而家
不齊也
問上章之病與此章之病如何　對曰按錢氏云上章四箇有
所字此章六箇辟字其實皆心之病但上四者只是自身裏
事此六者却施於人即處家之道也
問諸章之傳皆正結惟此章獨反結者何也　對曰以脩身是
明明德工夫緊要處言身不脩便見得上面知不致意不誠
心不正言不可以齊其家便見得下面不能治國平天下其
所以寓警戒之意深矣

問此章之深淺可得聞歟　對曰偏之為害淺莫知其子之惡深也

問脩身二字本於何書也　對曰按勿軒熊氏云脩身二字本於虞書湯撿身若不及文王之聿脩厥德孔子之脩己以敬曾子之三省吾身皆脩身之說然學者心既正而猶有待於脩身者葢正其心即所以脩其身而工夫當内外夾持動静交養無一節之可間闕也

問人之大倫有五獨舉孝弟慈三者而言之何也　對曰按玉溪盧氏云孝弟慈三者明德之大目人倫之大綱舉此可以該其餘矣

問孝弟慈之道何謂也　對曰按朱子云孝以事其親而使一家之人皆孝弟以事其長而使一家之人皆弟慈以使其衆而使一家之人皆慈是乃成教於國者也按新安陳氏云在

我事親之孝即國之所以事君者在我事兄之弟即國之所以事長者在我愛子之慈即國之所以使衆者能修之於家則教自行於國矣按雲峯胡氏云脩身以上皆是學之事齊家治國方是教之事所以此章首拈出教之一字然其所以爲教者又只從身上說來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獨舉三者蓋從齊家上說一家之中有父母故曰孝有兄長故曰弟有子弟僕隸故曰慈事君事長使衆方從治國上說

問傳只言治國先齊其家章句幷脩身言之何也 對曰按臨川吳氏云此推本之論也孝弟慈體之身則爲脩其身行之家則爲齊其家推之國則爲治其國天理人倫一以貫之而已況家有父猶國有君家有兄猶國有長家有幼猶國有衆分雖殊而理則一也

問孝弟慈之道亦有所措歟 對曰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

出必告反必面此孝之證也徐行隅坐伯氏吹塤仲氏吹篪此弟之證也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懷之以恩者此慈之證也蓋有家有國之君子惟能反求於己而知所用力焉故身不出於其家而教自行於其國斷斷乎不可誣也

問上文以孝弟慈三者皆人心之天故並列而言之下文乃獨舉如保赤子以明使衆之慈何也　對曰此舉一隅以反三隅之意蓋世教衰微孝弟或有失其天者也獨母之保赤子慈愛之天未有失者也大要只在心誠求之一句故特舉其慈之出於天者庶可以觸其孝弟之天孝弟亦在乎誠而已細者既明大者可知且慈之一端最人之易曉也故曾子舉其易説者而曉之

問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何也　對曰女子之未嫁也工容言行而已所謂鞠育顧愛之道保抱携持之事安用語之哉故

不待學而能如治國者豈待先學使衆之法而后治其國哉蓋慈愛之誠心出於天性之自然乃良知良能者也保赤子是齊家如保赤子是治國言使衆之道自慈幼而推之

問仁讓言家貪戾言人何也　對曰仁讓者善也貪戾者惡也蔡氏云善必積而後成（其積在家）惡雖小而可懼（其微在人）古人之深戒也書所謂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亦此意爾

問一家仁讓一國興仁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亦可指其實而證之乎　對曰按吳氏季子云昔唐之陽成兄弟友愛其家亦化之焉友愛是一家之仁也至於都鄙皆薰陶漸染而為善良者幾千人矣是一國之興仁也窮而在下者如此況達而在上者乎漢之韓延壽治東郡民感其化昆季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是一家之讓也至於郡中翕然傳相敕厲

二十四縣莫以訟言是一國之興讓也賊而爲民者如此況貴而爲君者乎晉武帝貴倉而錢入私門其始不過一人之貪耳迨夫錢神之論一興風俗陵夷卒成劉石之難海內塗炭是非一國之作亂乎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其始不過一人之戾耳迨夫東敗於齊南辱於楚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則雖愛子弟亦不免於死是非一國之作亂乎至若一言僨事者即夫子所謂一言而喪邦者是也一人定國者即孟子所謂一正君而國定者是也

問引堯舜桀紂而言何也　對曰引堯舜以證上文一人定國而言引桀紂以證上文一人貪戾而言也善惡感應之際自是如此

問此章釋治國乃言帥天下以仁又似說平天下言有諸己又似說脩身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聖賢之文簡易舒暢身首

家國天下之本也家齊國治天下平者無一不本於身之驗

也言師天下以仁者是治國之效言有諸己者是脩身之效

故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自是相關豈可截然而不相入也

問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孟子言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

興則民好暴何耶　對曰拂人之欲者人必不從上行下效

者感應之理也

問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何也　對曰按三

山陳氏云己有此善然後可以求人有此善已無此惡然後

可以非人有此惡皆己先之也

問所藏乎身不恕與中庸道不遠之恕同歟異歟　對曰恕

者如心之義如治己之心以治人如愛己之心以愛人即推

己以及人之說也但此恕字以及人爲主中庸恕字以自治

爲主學者當明辨之

問忠恕二字如何　對曰按新安陳氏云忠即恕之藏於内者恕即忠之顯於外者所藏乎身不恕無藏如内之忠而欲爲恕是乃程子所謂無忠做恕不出者也其能喻人者無之

問故治國在齊其家既結上文而下復引三詩者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古人言必引詩蓋取其嗟嘆咏歌優游猒飫有以感發人之善心非徒取彼之文證此之義而已也按三山陳氏云古人九辭有盡而意無窮者多援詩以吟咏其餘意矣

問此章三引詩亦有序乎　對曰按朱子云首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亦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也

問宜其家人何也　對曰事舅姑而能孝敬事夫主而能柔順處娣姒而能和睦祀祖妣而能誠潔與夫箕帚之事勞而不怠紡績之工勤而且精皆善也

問宜兄宜弟者何也　對曰提携教誨撫愛諧和者是兄之宜

其弟也服勞奉養隅坐徐行者是弟之善其兄也

問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然堯舜不能化其子之不肖周公不能和其兄弟之不仁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聖賢是論其理之常堯舜周公是處其事之變如堯舜不將天下與其子而傳其賢周公之誅管蔡以扶王室而安天下便是能處變得好處變而不失其常非聖人其孰能之若周公不辟管蔡周朝如何不亂是不得已着恁地而今之居人倫且理會其常未必有父如瞽瞍之惡兄弟如管蔡之暴豈可論其變哉

問舜之失愛於其父周公之見疑於其君流言於其兄果足以爲法乎　對曰舜事瞽瞍至于底豫而天下化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成王執書以泣由此觀之豈有不足以爲法邪

問此章言治國其要齊家其詳何也　對曰按玉溪盧氏云所
以明齊家之道即治國之道以人同此心心同此德故也
問三引詩首言之子于歸宜其家人繼引宜其兄弟何也　對
曰天下最難化者惟婦人而人情易失者惟兄弟也按東陽
許氏云三引詩自內以至外婦人女子最難於化而夫婦之
間常人之情最易失於動不以正化能行於閨門則德盛矣
故引詩言夫婦為首而兄弟次之總一家言者又次之
問人之大倫有五而此章引詩專言家人兄弟何也　對曰人
之齊家能所夫婦兄弟之相宜則家無不齊矣且人倫之小
而難化者既亦化則人倫之大而易化者可知矣
問此章有三推四化者何也　對曰所以事君所以事長所以
使衆為一推如保赤子以下為二推有諸己以下為三推自
章首至教成於國是一化一家仁以下是二化帥天下以仁

是三化三引詩是四化蓋推者言推此道而充廣之也化者
是自吾身之教而感動之惟化則可推惟推則皆化非化則
推不行非推則化不周也問此章之深淺亦可得聞歟 對
曰堯舜帥天下以上深三引詩以下淺也
問九章言恕十章言絜矩絜矩亦恕之事二章而又各言之何
也 對曰恕者推己及人之謂絜矩者即其身之所處度長
絜大使上下四旁均齊如一而無不方之謂恕以人己相對
而言則為兩絜矩以己之所處比上下四旁而言則有三先儒
又以九章為責人之恕十章為愛人之恕也
問規矩皆法度之器獨言矩不言規者何也 對曰規
圓而矩方圓者則動而方者則止故凡制物先方而後圓方
則可取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圓則不可取也蓋聖人言不踰
矩即是明明德之止於至善絜矩即是新民之止於至善是

以不言規而專言矩也

問絜矩之道如何　對曰絜度也矩所以爲方者今木匠之曲尺是也匠之造屋室爲用上下四方必使之均齊平正所貴乎治天下國家者與民同其好惡使萬物各得其所相安於顛分之中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如以矩而度物使上下左右前後均齊平正也

問絜矩之矩與聖人不踰矩之矩同否　對曰不踰矩之矩渾然在聖人方寸之間是矩之體也絜矩之矩顯然在人己交接之際是矩之用也然學者欲全矩之體當明矩之用

問上章論齊家治國之道既以孝弟慈爲言矣此章論治國平天下之道又以孝弟不背爲言何也　對曰不背即慈之意也按朱子云孝弟慈三者人道之大端衆心之所同得也自家以及國自國以及天下其勢雖有小大之殊而其道則

一但前章專以己推而人化爲言此章又申言之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能自已者如此是以君子不惟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也

問絜矩獨言治國平天下者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絜矩之說不在前數章却在治國平天下章到此是節次成了方用得

問絜矩之道在於人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矩者人心也我心所欲即他人之所欲我欲孝弟慈必使他人皆如我之孝弟慈不使一夫之不獲方可只我能如此他人不能如此即是不平矣又云絜矩不是外面別有箇道理只便是前面正心脩身底推而措之

問絜矩之道是屬仁之用否　對曰按朱子云此乃求仁工夫正要着力若仁者只是舉而措之耳不待絜矩而自無不平矣絜矩正是恕者着力之事也

問興孝興弟不倍乃上行下効之意上章已言之矣此章重舉之者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正欲引起下文君子必須絜矩然後可以平天下之意不然則雖民化其上以興於善而天下終不免於不平也故此一章首尾皆以絜矩之意推之而未嘗復言躬行化下之說

問上老老而民興孝下面乃接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似不相續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這個何不相續絜矩是四面均平底道理教他各得老其老各得長其長各得幼其幼不成自家老其老教他不得老其老自家長其長教他不得長其長自家幼其幼教他不得幼其幼便不可是以二字是結上文猶言君子為是之故所以有絜矩之道也又云絜矩如自家好安樂便思他人亦欲安樂當使無老稚轉乎溝壑與壯者散而之四方之患制其田里教之樹畜皆以此推之

問矩之訓程猶有說歟 對曰按玉溪盧氏云矩猶則也明德至善吾心本然之則也以此齊家絜矩於家也以此治國絜矩於國也以此平天下絜矩於天下也絜矩之道即明明德於天下之道也

問絜矩二字於經文中何所屬歟 對曰自經文安而後能慮來慮謂處事精詳處事精詳便能盡絜矩之道也

問上下前後左右如何說 對曰按朱子云上以君父言下以臣子言前後以長幼言左右以朋友官僚言也上下前後左右都只一樣心只是將那頭折轉來比這頭在我上者使我如此而我惡之更不將來待在下之人如此則自家在中央上面也占得許多地步下面也占得許多地步便均平方正若下之事我如此而我惡之我甚將去事上便下面長上面短不方了前後左右皆然譬如交代官前官之待我既不善

吾毋以前官所以待我者待後官也左右如東西以鄰國爲壑是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上下前後左右要做九箇人來看又要做上中下三摺說自處於中方明也

問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盖在人有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何以使之均平乎　對曰按朱子云非言上下之分欲使之均平盖事親事長當使之均平上下皆得行之上之人得事其親下之人也得事其親但隨其分得盡其事親事長之意耳

問此章自首至終莫非推明絜矩之道歟　對曰然按新安陳氏云下文節節推廣能絜矩與不能絜矩者之得與失皆是自此一節而推廣之

問民之所好　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何也　對曰好者飽暖安樂之類惡者飢寒困苦之類爲民之父母者當推己之所好

知民之所好而與之聚之當推己之所惡知民之所惡而勿
施爾如此則上之愛下真猶父母之愛其子矣彼民之親其
上豈不亦猶子之愛其父母哉

問引南山之詩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言在尊位者人所瞻仰
不可不謹若人君恣己徇私不與天下同其好惡則為天下
僇矣

問辟則為天下僇矣古之君者誰歟　對曰三代則有桀紂幽
厲後世則有秦晉及隋之君也

問此章之峻命惟命與前章之明命二章之命新同歟異歟
對曰按黃氏洵饒云峻命惟命即命新之命但與明命之不
同然明命者即天之所以與我之德也而我能明其明德之
命則能受天下之命此又未嘗不同也

問得衆得國失衆失國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言能絜矩則為

民父母而得衆得國矣不能絜矩則爲天下僇而失衆失國
矣
問先愼乎德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上言有國者不可以不謹
此言其所謹而當先者尤在於德也德即所謂明德所以謹
之亦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脩其身而已矣
問上文以有人有土有財而兼言此獨舉財用而言者何也
對曰財者民之命脉也民無財則飢寒困苦不能遂其生矣
旣不遂其生則雖有人有土而國不立矣故曾子特舉其重
者而言之
問爭民施奪然民亦與君爭利乎　對曰按朱子云民本不是
要爭奪皆由人君以德爲外而肆征橫斂使民不能遂其生
故民便效尤相攘相奪是上教得他如此即孟子所謂上下
交征利是也

問此章兩言本末與經文物有本末及本亂而末治之本末同歟異歟　對曰明德為本而此本字亦指德而言無以異也新民為末而此末字專指財而言是則不同本亂指身而言末治指家而言與此章之本末皆不同也

問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古之君者誰歟　對曰商紂積鹿臺之財而前徒倒戈是財聚則民散矣武王發鉅橋之粟而萬姓悅服是財散則民聚矣蓋財散民聚非是要在上之君把財與民方肯歸聚但人君取其當得者而不過取之緣土地所生之財只有許多數目若上取之過多則在下便少矣夫義利不能以兩立得於此則失於彼是故觀財之聚散則知民之聚散也

問絜矩如何只管說財利　對曰按朱子云畢竟人為這箇較多所以生養人亦只是這箇所以殘害人亦只是這箇大抵

有國家者所以生起禍亂皆是從這裏來也

問言悖而出亦悖而入貨悖而入亦悖而出者古之人君亦有誰歟　對曰按吳氏季子云天地間惟感與應而已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昔傑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民怨其虐而目之曰時日害喪若時也言悖而出亦悖而入也秦始皇暴征其下頭會箕斂而充府庫其後皆為漢高祖之所有是貨悖而入亦悖而出也觀言之出入則知貨之出入矣

問前既言命之不易此又言命之不常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以天命之重而致其丁寧之意亦承上文而言之也蓋善則得之者有德而有人之謂也不善則失之者悖入而悖出之謂也然則命之不常乃人之所自為耳可不謹哉

問大學釋明明德章引書曰顧諟天之明命新民章引詩曰其命維新平天下章引詩曰峻命不易引書曰惟命不于常明

德新民天下皆以命言之何也　對曰按黃氏謚云釋明德章而引天命者蓋得天之賦與以為德也於新民天下章而言天命者蓋受天命以有天下也前一以天理言此一以天眷言其言天命則同所指未無少異也

問楚書乃楚語何也　對曰按仁山金氏云楚書者楚國之書也自左氏集諸國之書為國語則謂之楚語也

問楚以善人為寶者何也　對曰按國語云楚國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為寶也幾何哉王孫圉對曰楚之所寶者楚臣有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無忘先王之業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寡君其可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乃先王之玩也何寶

之焉（王孫圉楚大夫趙簡子名鞅晉[illegible] 珩鳴佩玉以組[illegible]也亦獨玉之横者）此言人君不當寶
金玉而當寶善人也
問楚爲春秋所無[illegible]特霸主之佐耳大學參稽格言以垂訓
萬世乃取於此乎何歟　對曰按四明李氏云蓋天下之善
無窮君子之取善亦無窮猶書記帝王而繼之以秦誓故下
文及之
問仁親以爲寶何也　對曰按玉溪盧氏云不以金玉爲寶而
以善人爲寶不以得國爲寶而以愛親之道爲寶是能內本
而外末者也
問古之人君以財爲寶者誰歟　對曰按吳氏季子云漢之武
帝惟以大農少府之藏爲重故筭舟車推榷入鹽鐵海內
虛耗亦不恤也唐之德宗惟以瓊林大盈之積爲重故稅間
架稅竹木雖京師怨嗟亦不顧也是豈二君獨無絜矩之心哉

皆蔽於利則明知絜矩之爲善亦不能行矣

問引秦誓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言好善之利及其子孫不好善之害流於後世亦由絜矩與否之異也

問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古之爲臣者如誰歟　對曰按黃氏洵饒云人之有技若己有之此一人似房玄齡是也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此一人似李林甫是也

問大而化之之謂聖衆此聖學章句釋之以爲通明者何也　對曰大而化之之謂聖是以全體專言之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是也通明之謂聖是以一德對衆善而言之如夷齊伊呂房杜姚宋是也與周禮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之聖字同

問并之爲屏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古字之通用者多矣如漢石刻詞有引尊五美屏四惡者而以尊爲遵以屏爲并是其證讀者不以文害辭可也

問仁人之能愛人能惡人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仁人者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是以是非不謬而舉措得宜也

問古之人君好惡得其正者誰歟　對曰如舜之舉八元八愷是好之得其正也誅四凶是惡之得其正也蓋小人不去則君子不進小人既去而不能絶則君子雖進而亦不能安之

問見賢而不能舉見不善而不能退古之人君如誰歟　對曰按纂箋饒氏云漢元帝知蕭望之之賢而不能用知弘恭石顯之奸而不能退是也按新安陳氏云舉不先未盡愛之道

問退不遠未盡惡之道上文能愛惡仁人也此不能盡愛惡之道所以爲君子而未仁者也

問命之爲慢悔其爲怠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大凡疑義所以決之不過乎義理文勢事證三者而已今此二字欲以義理文勢決之則皆通欲以事證决之則無考蓋不可以深求矣

況於此等字既皆兩通而於事義無大得失則亦何必苦心極力以求之徒費日而無所益乎以是而推他亦皆可見矣

問好善惡惡人之性然也有拂人之性者何哉　對曰按朱子云不仁之人阿黨媢疾有以陷溺其心是以其所好惡戾於常性如此與民之父母能好惡人者正相反使其能勝私而絜矩則不至於是矣

問好惡與人異菑必逮夫身古之為君者誰歟　對曰桀紂幽厲秦項之類是也

問此與上文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斷斷者是能絜矩媢疾者是不能絜矩仁人放流之是大能絜矩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大不能絜矩也

問忠信驕泰之所以為得失者何也　對曰忠信者盡己之心而不違於物絜矩之本也驕泰則恣己徇私以人從欲不得

與人同好惡矣

問此章之言得失之有三同歟異歟　對曰按雲峯胡氏云前兩言得失是言人心天命存亡之機此言得失是言吾心天理存亡之機然人心天命之存亡又本於吾心天理之存亡故曰其幾決矣此一幾字當與誠意章幾字參看

問此章之忠信與論語主忠信之忠信四教之忠信及主忠信如何　對曰論語之主忠信皆爲學者脩省之本此忠信而爲君子治平之本所寓雖殊其理則一也

問上文深陳財用之失其民矣而此復言生財之道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此所謂有土而有財者也夫洪範八政食貨爲先子貢問政而夫子告之亦以足食爲首蓋生民之道不可一日而無者聖人豈輕之哉特以爲國者以利爲利則必至於剝民以自奉而有悖出之禍故深言其害以爲戒耳

問上文君子有大道與生財有大道亦有異乎　對曰上文乃言治平之本下文乃言生財之理也

問章句所謂務本而節用何也　對曰按新安陳氏云務本謂生者衆爲者疾所以開財之源也節用謂食者寡用者舒所以節財之流也疾速也舒緩也

問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何也　對曰商紂聚鹿臺之財以亡周武散鹿臺之財以興即其證也按朱子云仁者不是特地散財買人歸己只是不私其有人自歸之而身自尊是言散財之效如此不仁者只務聚財不管身危亡也又云仁者不私其有故財散民聚而身尊不仁者惟利是圖故捐身賈音古買也禍以崇貨然亦即財貨而以其效言之爾非謂仁者真有以財發身之意也

問如何上仁下便義　對曰按朱子云只是這一箇道理在上

便喚做仁在下便喚做義如在父則謂之慈在子則謂之孝在長幼則謂之序在朋友則謂之性是也

問此章之仁義與孟子所說仁義同歟異歟　對曰孟子仁義是就本體而言此章之仁義是就其大用而言此所以不同也

問絜矩不獨在財用而此章之傳言財獨詳何也　對曰財者人之所同欲易以爭奪故制財用尤絜矩之大者至末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則是絜矩之效孟子是清其源大學是別其流也

問此章言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孟子則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何其不同歟　對曰大學以化民而言孟子以正君而言蓋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必好義以終其上此化民之道也至於正君者能使人

君皆行仁義則天下莫不歸於仁義矣

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上好仁則下好義矣下好義則其事有終矣事有終則為君者安富尊榮而府庫之財可長保矣此以財發身之效也上不好仁則下不好義上不好義則其事有不終是將為天下僇之不暇而況府庫之財又豈得為吾之財乎

問此章之傳末引孟獻子之言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雞豚牛羊民之所畜養以為利者也為臣既已食君之祿而享民之奉矣則不當復與之爭此公儀子所以拔園葵去織婦而漢董子因有與之齒者去其角傅(音附)之翼者兩其足之喻(言天之生物賦與有分定牛無上齒者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鷄不四足而依之兩翼是所受其大者不得取其小也)皆絜矩之義也蓋謂天之生物與其大者而不可與其小者如享祿之家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以受其大者而不得取

其小也夫聚斂之臣剝民之膏血以奉上而民被其殃盜臣竊君之府庫以自私而禍不及於下仁者之心至誠惻怛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所以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亦絜矩之義也昔夫子以臧文仲之妾織蒲而直斥其不仁以冉求為聚斂於季氏而欲鳴鼓以声其罪事詳見論語公冶長及先進雖以聖人之宏大謙容溫良博愛而所責二子者亦痛深切不少假借如此其意亦可見矣

問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以利為利則上下交征不奪不饜以義為利則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蓋惟義之安而自無所不利矣程子曰聖人以義為利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正謂此也孟子分別義利拔本塞源之意其傳蓋亦出於此矣

問論語言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是分義利為二大學言

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是合義利爲一何也　對曰主於利

則未必合義主於義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也

問食祿之家不可畜牛羊乎　對曰按朱子云如食祿之家又

畜牛羊却是與民爭利便是不能絜矩所以道以義爲利者

蓋義以方外也按雙峯饒氏云此段大意在不畜聚斂之臣

見用人與理財相關按玉溪盧氏云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

利蓋古語觀此謂二字可見引之以證獻子之言也獻子嘗

師子思能知義利之分故能知絜矩之道矣按東陽許氏云

以利爲利快目前之意而爲禍深以義爲利檢目前之用而

福自遠也

問伐冰之家何也　對曰按仁山金氏云伐者斬也斬冰之家

乃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實冰於盤中置於尸牀之下

所以寒其尸以御熱氣防變色也夷之爲言尸也尸盤曰夷

槃尸牀曰夷牀移尸曰夷于堂皆依尸而言夷槃廣八尺深三尺長一丈二尺也按禮經喪大記云君設大槃造氷焉大夫設夷槃造氷焉士併瓦槃無氷造猶納也禮自仲春之後納氷槃中乃設牀於其上而遷尸焉秋凉而止士不用氷以瓦爲槃併以盛水耳

問章句所謂有采地者何也　對曰采地臣之食邑謂俸祿所收之地也

問彼爲善之朱子以爲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何也　對曰彼爲善之便是君子不當以小人二字連屬故朱子以爲上下或有闕文中間或有誤字按仁山金氏云當闕一不字言彼爲不善之小人似爲明白

問菑害並至何也　對曰按玉溪盧氏云菑由天降如日食星殞水旱蝗疫之類是也害自人作如民心怨叛寇賊奸宄兵

代變亂之類是也

問此章專言用人理財二事或分言之或合言之者何也 對

曰國以用人為本民以得財為先民不得財則飢寒迫切而不遂其生國非用人則禍亂興起而不保其存故前數節言之如娼疾之人是偏於好惡不能絜矩者聚斂之人是專於財用不能絜矩者蓋務絜矩者義也務財用者利也君子喻於義人主用之則能絜矩矣小人喻於利人主用之則不能絜矩矣此節則合而言之者其實在於進君子退小人乃與民同好惡之大者又為絜矩之要道也其問既致嚴於君子小人之辨復致嚴於義利理欲之辨者乃大學反本窮源之意即本心存亡之幾決天下治亂之幾正所以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故也夫義利之辨大學之書以此終孟子之書以此始則見曾思孟道學之傳有自來矣

問此章之文程子多所更定而朱子獨以舊文為正者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此章之義博故傳言之詳然其實則不過好惡義利之兩端而已但以欲致其詳故所言已足而復更端以廣其意是以二義相循間見層出有似於易置而錯陳耳然徐而考之則其端緒接續血脉貫通而丁寧反復為人深切之意又自别見於言外不可易也必欲二說中判以類相從自始至終畫為兩節則其界辨雖若有餘而意味或反不足此不可不察也

問傳之諸章多說好惡同歟異歟　對曰不同誠意章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是言脩己者當實其好善惡惡之心而無自欺之蔽也齊家章說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是言好惡不失之偏也此章說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者是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為己心所與民同其好惡之驗也而又說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者是言不能絜矩而好惡拂人之性也且天下道理不過善惡兩端而已天下人情不過好惡兩事而已初言格物致知便要分别此二件至誠意章以後只是好其所當好惡其所當惡而已爲人上者果能好其所當好惡其所當惡則於治國平天下也何有

問好惡兩事兼言而不可離然正心章言有所好樂治國章言其所令反其所好平天下章言好仁好義而皆不言惡者何歟平天下章所惡於上下所惡於前後所惡於左右而又不言好者何歟 對曰未有能好而不能惡者未有能惡而不能好者若正心章有所好樂而不及惡者蓋上句有所忿懥已兼惡言之矣治國章其所令反其所好而不及惡者蓋以所藏乎身不恕言是以自治爲主故只言好然反其所好亦兼惡言之矣其言好仁好義而不及惡者蓋不仁不義亦[illegible]

之之意也若夫釋絜矩之義言所惡者六而不言好者蓋毋以使下事上毋以先後從前毋以交左交右亦好之之意也聖賢之言彼此交盡於斯可見矣

問此章大意如何　對曰只在絜矩而已蓋用人而能絜矩則進君子而退小人矣理財而能絜矩則財散民聚而以財發身矣按陳氏云此章反覆援引出入經傳幾於千言意若不一然求其綱要不過好惡義利之兩端又從而要其歸則亦不出於絜矩之道而已絜矩之道以己知彼以彼反己而好惡義利之理明矣

問大學一書之宗祖亦有自來歟　對曰虞書堯典一篇備矣其曰克明俊德即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以至於物格知至意誠心正身脩之謂也其曰以親九族即齊家之謂也而九族既睦即家齊之謂也其曰平章百姓即治國之謂也而

百姓昭明即國治之謂也其曰協和萬邦即平天下之謂也而黎民於變時雍即天下平之謂也是則聖學之傳厥有來哉

問朱子以敬為大學之始終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不惟大學為然而小學亦然蓋敬者一心之主宰而為萬事之本根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為小學者不由乎敬則無以涵養本原（即朱子所謂收其放心養其德性也）而謹夫洒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為大學者不由乎敬則無以開發聰明（格物致知之事）進德（誠意正心脩身）脩業（齊家治國平天下也）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而必以是為說焉

問然則所謂敬者又若何而用力耶　對曰按朱子云程子於此嘗以主一無適言之矣（程子云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朱子云主一只是心專一不以他念雜之無適只是不走作如讀書時只讀書著衣時只著衣了此一件又做一件身在這裏心亦在這裏○又云今學者

須於主一上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讀書義理無安著處都不是自家物事若有主一工夫則外面許多義理方始為我有都是自家物事工夫到時熟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北溪陳氏云主一是心只在此不二不三無適是心亦只在此不東不西主一無適又[illegible]精[illegible][illegible]釋要分明非主一以又別有無適之功也

嘗以整齊嚴肅言之矣

程子云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辟之干矣玉溪盧氏云主一無適未易統故又就事實上以教人使只就眼前做工夫一如正其衣冠尊其瞻視足容必重手容必恭之類皆是內外一致外面整齊嚴肅則內面便一內面便一則外面便無非辟之干矣

至其門人謝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常惺惺說法者焉

上蔡謝氏云敬是常惺惺法○朱子云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謂只此便是敬整齊嚴肅固是敬然心若昏昧燭理不明雖強把捉豈得為敬○又云學問須是警省且如瑞巖和尚每日間常自問主人翁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今時學者卻不能如此矣

尹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

○祁寬問如何是主一和靖尹氏曰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物非主一而何○朱子云心主宰事不為他事攪亂便是不容一物矣

一觀是數說足以見其用力之方矣

釋氏之徒如瑞巖和尚按方輿勝覽[illegible]書云[illegible]寺在[illegible]乃[illegible]和尚道場之所

居姓翁名藻光崇安人毋將娘父感憂老比丘祈禱求而乃生幼穎悟中視經像輒有笑容宋紹興九年出家得度參雪峯正覺禪師深愛之讚曰汝後必爲王侯師嘗往錫庵遵道亦楊院前有溪遇冬輒扣冰而浴常着衲衣不爲寒暑變易

有此惺惺之語乎　對曰按朱子云其喚醒此心則同其為道則異吾儒喚醒此心欲他照管許多道理佛氏之徒則空喚醒在此無所作為異處在此

問尹氏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這心都不着一物便收斂他上文云今人入神祠當那時直是更着不得些子事只有箇恭敬此最見得親切今人若能專一此心便收斂緊密都無些子空罅若這事思量未了又走做那邊去心便成兩路

問程子謝氏尹氏所說敬處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譬如此屋四方皆入得若從一方入到這裏則那三方入處都在這裏了

問敬字諸先生之說各不同然總而言之常令此心常存是否

對曰按朱子云其實只一般若是敬時自然主一無適自然整齊嚴肅自然常惺惺自然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但程子整齊嚴肅與謝氏尹氏之說又更分曉

問程子謝氏之說謝氏尤切當歟 對曰按朱子云如其所見程子說得切當整齊嚴肅此心便存便能惺惺未有外面整齊嚴肅而內不惺惺者人一時間外面整肅便一時惺惺一時放寬了便昏怠也按新安陳氏云朱子深取整齊嚴肅之說者蓋以有着實下手處耳

愚按論語之書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旨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擴充之端中庸雖有三十三章之多而樞紐在乎誠大學雖有三綱領八條目之傳而

始終在乎敬此學者所以莫先於知要知要則能
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

歷代道學統宗淵源問對卷之八

座右銘　柳子厚

無道人之短　無說己之長　施人慎勿念　受施慎勿忘
世譽不足慕　惟仁為紀綱　隱心而後動　謗議庸何傷
無使名過實　守愚聖所臧　在涅貴不淄　曖曖內含光
柔弱生之徒　老氏戒剛強　行行鄙夫志　悠悠頭[illegible]
行之苟有恒　久久自芬芳